

點滴

王會請請請請請請請請請請
且會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
兩年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
池寬
對中國演講
這是一條由衆人
這是一條由衆人

張三竟

想對這和
有恨怨地
這一次不知消遣

勸自
甲
想對這和
有恨怨地

點

滴

巴金著

民國廿四年四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三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點”

滴

*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巴 金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 錫 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七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一四三一號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序

在一個城市裏住了三個月，現在要搬到另一個更熱鬧的城市去了。搬家的前夜，湊巧天落着雨。這雨是從正午開始落的，早晨太陽還從雲縫裏露過面。但報紙的「天氣豫報」欄裏就載了落雨的事情。

一落雨，就顯得淒涼了。雖說這地方是一個大港，每天船舶往來不絕，但我卻住在僻靜的山上，和熱鬧的街市和碼頭，都隔得很遠。山上是十分靜寂的。在我的房裏只聽得見下面濱海的街市的電車聲，和偶爾響起來的小販車上的鈴聲。電車聲也並不顯得吵鬧，而且不多。

我的房裏有兩面窗戶。正面的開出去望得見海。側面的推開時正是下山的石級路。每天經過這路的人除了幾個男女學生外，就少得幾乎到沒有。學生經過是按着一定的

時間。有時早晨我起得較晚，就可在被裏聽見女學生的清脆的笑聲。

山下面的房屋大半都是平屋，就是樓房也只是那麼低低的兩層。日本的房子低得叫人發笑。但因此使我每天可以在房裏望見海上的景象，沒有房頂來遮住我的眼光。輪船開出去，就似乎要經過我的窗下。而帆船卻像一張一張的白紙在我的眼前飄動。其實說飄動並不恰當，因為帆船在海上動，我的眼睛不會看得清楚。在那些時候海的顏色總是淺藍的。海水的顏色常常變換着，有時是白色，有時深藍得和黑夜的天空差不多。在晴朗的月夜裏，海橫在天邊就像一根明亮的白帶，或者像一片光亮的淡色雲彩。初看，決不會想到是海。但這時的海卻是最美麗的。我只看見過一次，還是在昨天的晚上。以後恐怕一時不易再看見了。本來打算今晚還可以看一回，但料不到今晚卻下了雨。

雨一下，海就完全看不見了。我滅了房裏的電燈，推開窗戶去看外面。只有星點一般的燈光嵌在天空一般的背景裏。燈光因了雨的緣故也顯得模糊了。別的更不用說。

外面風震撼着房屋，雨在洋鐵板的屋頂上像滾珠子一般地響。今晚不會安靜了。但

這些聲音卻使我的心更加寂寞起來。我最不喜歡這種把一切都埋葬了似的環境。一遇到這我就不舒服。這時我的確有點悲哀。但這並非懷戀着過去，也不是憂慮着將來。只是因現在的環境引起的悲憤。這意思很容易明白。而我也決不是看見花殘月缺就會落淚的人。雖然明天便要和一些入，尤其是三個月來和我玩熟了的幾個小孩分別，而且以後恐怕就不會再來到這個地方。然而我也沒有大的留戀。因為我的心裏已經被許多許多的事情裝滿了。似乎再沒有空隙來容納個人的哀愁。

因這風雨而起的心的寂寞，我是有方法排遣的。一個朋友最近來信說我「最會排遣寂寞。」這話說得很對。但他似乎只知道我會拿文章來排遣寂寞。其實這只是方法之一種而已。不過這三個月來我卻只用了這方法而得到效果的。而且因此纔有在點滴的總名稱下面寫出來的十幾篇短文來。

5

明天我就要離開這里。今天上午我的叫做點滴的小書也編成寄回上海去了。這小書是我三個月來的一點一滴的血。血這樣流出是被賤賣了。另一個朋友常常責備我

「糟塌」時間，他也很有理。我編好這集子，就這樣平淡地結束了我這三個月來的平淡的生活。這裏面也附了幾篇從前在北平或上海寫下的補白之類的東西。這些文章，和明朝人的作品不同，句句是一個活着的現代青年的話語；所以自己喜歡牠們。

正要放下筆，側面的窗外卻起了木屐的聲音。從那細小遲緩的腳步聲，我知道是一個女人從下面上來走過石級路往山後去了。在這樣的雨夜，還去什麼地方呢？我這樣想過。路人自然不會知道。腳步聲寂寞地響了一會兒，彷彿連那女人的喘息也送到了我的耳邊。於是聲音便消滅了。接着是一陣狂風在屋後的山茶樹和松林間怒吼，雨不住地像珠子一般落在屋頂上面。

目錄

生命	九
海的夢	一一
過年	一四
話語	二一
關於翻譯	二三
沈落	二五
書	二九
支那語	三三
知識階級	三六

自白之一·····	三六
幾段不恭敬的話·····	四〇
繁星·····	四九
雪·····	五一
論語的功勞·····	五五
木乃伊·····	五九
月夜·····	六六
神·····	七〇
直言·····	七四
藍天使·····	七六
河馬·····	七九
讀書雜記·····	八三

生 命

我接到一個不認識的朋友的信，他說願意跟我去死。這樣的信我已接過好幾封了，都是一些不認識的青年人那裏來的。這時候我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是一個很平靜的地方。我的窗前種了不少的龍頭花和五色杜鵑。在自己搭架的竹籬上纏繞着牽牛花和美國豆的長籐。在七月的早晨的新鮮空氣裏這些花盛開着，把牠們的豐滿完全展示了出來。在對面屋脊上站着許多麻雀，牠們正吵鬧地歡迎那新生的太陽。到處都充滿着生命。我的心也因這生命的繁榮而快活地顫動了。

然而這封信使我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的心漸漸地憂鬱起來。這眼前的生命之繁榮彷彿成了一幕幻景，不再像是真實的東西了。我似乎看見了另一些景象。

我應該比誰都更了解自己罷。那麼爲什麼我會叫人生出跟我去死的念頭呢？我難

道就不曾給誰展示過生命的美麗麼？爲什麼在這充滿了生命的夏天的早晨我會讀到這樣的信呢？

在我的心裏藏着一個願望，這是沒有人知道的：我願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個口都有飽飯，每個心都得到溫暖。我想揩乾每個人的眼淚，不再使任何人落掉別人的一根頭髮。然而這一切到了我的筆下都變成另一種意義了。我的美麗的願望都給現實生活摧毀乾淨了。同時另一種思想慢慢地在我腦裏生長起來，甚至違背了我自己的意志。

我能夠做什麼呢？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能夠說這樣話的人是有福的了。

「我要給你們以晨星！」能夠說這樣話的人也是有福的了。

但是我，我什麼時候纔能夠說一句這樣的話呢？

海的夢

整整有一年沒有看見海了，從廣東回來那還是去年七月裏的事。

最近給一個女孩子寫信說：「可惜你從來沒看見過海。海是那麼大，那麼深，牠包藏了那麼多的沒人知道過的祕密，牠可以教給你許多東西，尤其是牠在起浪的時候。」信似乎寫到這裏為止，其實我應該接着這樣寫下去：那山一般地湧起來的，一下就像要把輪船打翻似的巨浪曾經使我明白過許多事情。我做過海的夢。現在離開這海的夢裏的國度時我卻在海的面前沈默了。我等着第二次的海的夢。

在這離開海的夢裏的國土的船上，我看見了那偉大的海，白天海是平靜的，只有溫暖的陽光在海面流動；晚上起了風，海就怒吼起來，那時我孤寂地站在欄干前面望着下面的海，我的周圍沒有一個人。

「爲什麼要走呢？」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了這問話，其實不用看便明白是自己和自己說話呵！

是的，雖然也有種種的理由，可以很坦白地對別人說出來，但對自己卻找不出話來說了。自己是不能夠欺騙的呢，對自己連一點陰影也得掃去呢。這一下可真受窘了。

留戀，慚愧和悔恨的感情壓倒了我。爲什麼要這樣栖栖惶惶地東西奔跑呢？爲什麼不和朋友們一起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做一點事情呢？記得大家都勸我不要走，而我卻毅然地走了。我是一個怎樣地不可了解的人呵。

這時候無意地，也許還帶了懲罰似地想起了二百年前一個叫做 AMAURY 的人在一封信中說過的話：

「願離開 C 地並不告訴人我到什麼地方去，其實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願意離開一切的人，甚至你我也想避開……」

「我祕密躲到了 H 地。在那里我探索我的心；在那里我察看我的傷痕。難道我的淚

已快盡了，我的傷痕也開始治愈了嗎？

「爲了逃避這快樂的大學城的喧囂和歡樂，我便把自己埋在山中或谷裏，避開動的自然去和靜的自然接近。然而甚至在那些地方，在一切靜的表面下，我依舊找到了生氣，活力，精力，這都是那即來春天的先驅，花蕾快開放了，地球開始披上了新綠的衣衫，一切都蘇醒了起來；在我周圍無處不看見生命在暢發的景象。然而我卻只求一件事——死……」

呵，這是什麼話？我大大地喫驚了。我能夠做一個像他那樣的怯懦的人嗎？

不，我還有勇氣，我還有活力，而且我還有信仰。我求的只是生命！生命！

這樣堅決地自信着，我掉頭往四面看。周圍是一片黑暗。但不久天邊有一線微光開始出現了！

過年

書桌放在窗前，每天我坐在那里，望着時光悄悄地走過去。看着，看着，又到了年終的時候。我的心海裏湧起了波濤。

一年一年這樣地過去，人漸漸老起來，比較地更逼近墳墓了：這是事實，但這並不是使我如此感動的原因。我是在悔恨我自己又把這一年大好的光陰白白地浪費了。不過我並不因此而有什麼感傷、悔恨和感傷是不同的。

過去的年華像一匹一匹的山橫在我後面。假使我回過頭去，轉身往後面走，翻越過一匹山又一匹山，我就會看見我的童年。事實上我有時候也作過這樣的旅行。於是我在一匹山脚下站住了。

在我這房間裏不是常有小孩來玩麼？六歲的，四歲的，三歲的，他們今天忘了昨天的

事，甚至下午就忘了午前的事情。一分鐘哭，過一分鐘又笑。他們的世界是何等的簡單呵！我最近也會將他們的心理略略地研究過，雖然不很了解；但不承認一切，卻像一個狂信者那樣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一切。這種態度我該有點明白罷。有一個時候我也曾是這樣的一個孩子呢！

新年的初二日，母親出去拜客了。我穿着臃腫的黃緞子棉袍和花緞棉鞋，一個人躲在花園後面一個小天井裏燃着叫做「地老鼠」之類的花炮。不知怎樣竟然把自己的棉鞋燃着了。那時不知道自己脫鞋，卻只顧哭着叫人，等到老媽子來時，右腳上已經燒爛了一塊，以後又誤於庸醫，於是在牀上躺着呻吟了兩三月。我後來身體的不健康，這事情也許多少有點影響。

但不管這個，我當時還是幸福地過活着，脚一好我也就馬上把那事情完全忘掉了。一天被關在書房裏唸那不懂的書，一有機會就溜出來玩，到年底聽說要放年假，心裏的快活簡直是形容不出來的。做孩子的喜歡新年，因為新年裏熱鬧，而且可以毫無顧忌地

痛快地玩個十多天。

在那些時候我做過種種黃金似的好夢；但我決不會想到世界裏會有這種種的情形，像我現在所看見的。那時我也曾有過能夠早早長大的願望。但是長大了現在，孩童時代的種種幻夢都跟着年光流去了。只剩下這一顆滿是創傷的心。而且孩子的我所愛過恨過的人大半都早已安睡在寂寞的墳墓裏。我是踏着屍骸走過那長途，越過那重重的山而達到現在這地方的。

了！
 黃金的童年呵！如果真像一般人那樣感嘆地這麼想着，那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的詩：
 所以四十幾年前逝世的俄國詩人拉特孫（S. Natson）有過一首叫做「牀邊」

孩子，在溫暖柔軟的小牀中，

你在夢中發出了這樣的低語：

「呵，上帝呵，我什麼時候纔會長大呢？」

呵，只要人能夠生長得更快一點呵！

那些討厭的功課，我不要再學了。

那討厭的琴調，我不要再練習了；

我要常常去找朋友們玩耍呢，

我要常常跑到花園裏去散步呢！

我正埋頭做事，便帶了憂鬱的微笑，

默默地傾聽着你的話語：

睡罷，我的寶貝，趁着你還在父親的保護下

不會知道世間的種種煩惱的時候……

睡罷，我的小鳥兒！那嚴酷的時光

無情地快快飛去了，並不肯等着誰……

生活常常是一付重擔。

光榮的童年就像一個假日，會去得很快……

要是我能和你掉換一下，那是多麼快活……

我只願能像你那樣地快樂，歌唱，

我只願能像你那樣地高興地笑，

吵鬧地玩，無憂無慮地四處觀看。

這不是在譯詩，這只算直譯俄文的意思。我很奇怪拉特孫一共不過活了二十五歲，即使這詩是他臨死那年寫的，也算早寫了一點。二十五歲的人無論如何不應該說這樣的話。他之所以早死，大概也是因為被這憂鬱把心蠶食了的緣故罷。

我和他不同。我雖然有着「一顆滿是創傷的心」，但我仍願帶着這顆心去走那險

途。我是不願年光倒流重返到兒時去的，縱使這兒時真如一般人所說，是夢一般地美麗。孩子是生活在這世界裏，而不見這世界的人。但這世界存在而且支配着他的事實確是鐵鑄一般地無可改變的。

做一個盲人好[？]還是做一個囚有眼睛而苦痛的人[？]我當然選取了後者。而且我還想對於這痛苦做一點事情。

在這一點我就應該給拉特孫一個公道。因為先前忘記說下去，在中途便停止了。拉特孫也寫過像「那些心裏還存着對於黎明的將來的願望的人，醒來罷」（多麼長的一個題目）一類的詩，有着「和夜的黑暗奮鬥，好讓陽光重新普照大地」的句子。並且據說拉特孫有一個時期也很為青年們所歡迎，他的詩集也銷到過二三十版，因為他表現了當時青年的熱望——愛被虐待被侮辱的同胞，為崇高的理想，為自由，平等，博愛而奮鬥。但可惜的是那些詩我卻還不會有機會讀過。他的詩我只讀過四首。

到現在為止，算起來，我已經比拉特孫多活了好幾年了。我對於同時代的青年的熱

望，又做過什麼事情呢？我們這時代的青年的熱望不也就是——愛那被虐待被侮辱的同胞，爲自由，平等，博愛而奮鬥嗎？

固然我寫過幾本小說之類的東西，（只說類似小說，因爲也許有些正統派的小說家從藝術的觀點來看，會說這些並不是小說）但那是多麼微弱的呼聲呵！所以在回顧快過去的一九三四年的時候，我又不覺爲這一年光陰的浪費而感到痛悔了。

做孩子的時候，每到元旦日，總要給父親逼着在紅紙條上寫幾個恭楷的字，作爲元旦試筆。如今父親已經在墳墓裏做了十幾年的好夢，再沒有人來逼我寫這類的東西了，想到這一點似乎應該有點感傷。但我還沒有。也許是這顆心給生活的洪爐鍊做鋼鐵了罷。

話語

天沒有黑盡，從半開着的窗戶還有最後的陽光射進房裏來，但我坐在書桌前面卻看不清楚書本上的字跡了。山下面許多人家早燃了燈，從一些烟突裏緩慢地冒上烟，是預備晚飯的時候了。我看表，還不到六點鐘。

這些時候我靜靜地坐在籐椅上，也不去開那電燈。我只顧向窗外看。許久都不動一動。我在做什麼呢？勉強地解釋罷，我在思索。每天每天都是如此。

我好幾年不曾有過仔細思索的時間了。生活在朋友們中間，他們給了我許多東西。我得到了溫暖，得到了友情，得到了幫助，總之我得到了生活裏所需要的東西，我就在這種環境裏生活下去。在這一點我是過分地幸福了。但因此我也許成了一個不知恩的人罷。朋友們原諒過我，厚待過我，姑息過我，他們是那麽大量地愛着我這個不值得愛的人。

我當時只顧任性地生活下去，從不曾體會到這些。儘管放任着自己的感情，有意或無意地許多次辜負了朋友的好意。沒有人對我露過白眼。但如今我離開了一切的朋友，孤另地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寂寞使我思索到許多不曾想過的事情。對朋友的事也是一件。直到如今我纔明白我是怎樣地辜負朋友們的好意了。可是我怎樣能夠將這事情補償起來呢？而且那些朋友，有的已經不在這世界上，其餘的又散布在那樣廣闊的地方，他們連接起來就看不見落日。我怎麼能夠使他們知道我這時的悔恨的心情呢？

最近我給幾個朋友寫信都說：希望我自己以後更深沈一點，更大量一點，更謙遜一點。但這樣說，我以前果然有過一點深沈，大量，謙遜的表現嗎？原諒我罷。

話語是沒有力量的，而且離了行動，話語就成爲騙人的東西了。

「等着罷，終於有一個時候會拿行動來表現，來證實呢！」

日課似地這樣自語着，就站起身子，開了窗，拉上簾子，伸手去扭電燈的開關。

關於翻譯

「譯文月刊」出版了，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我讀了那創刊號，最使我感動的就是那幾個負責者的嚴肅的，忠實的態度。我希望牠能夠在這惡草叢生的翻譯界中洒播一點新的花種。

從「譯文月刊」我就想到了近來成爲問題的王了一君的翻譯。記得幾個月以前有人在天津大公報圖書副刊上介紹過他翻譯的左拉的兩部小說：「娜娜」和「屠槌」。那位先生還希望他能夠早日把左拉的全集譯成華文。這個希望似乎大了一點。因爲王君就並沒有這個能力。我讀了圖書副刊介紹的那兩部書，會驚訝地疑惑過：左拉怎樣會寫出這樣的作品？像王君翻譯的東西能夠是轟動過世界的名作麼？讓那些能夠讀法文，英文或任何一種歐洲文字的人來判斷罷。文學月刊上馬君的批評並不是多餘的。

還有一件事情也是應該在這裏提說的：王君憑着什麼理由來改譯左拉原書的題名呢？把「下等酒店」譯作「屠槌」，這還可以說是由他的武斷生出的錯誤；至於在序言裏把「萌芽」譯作「共和曆第七月」，則表示他完全不懂得左拉了。「萌芽」一書題名的由來，該書的最末一段說得很明顯，決不會使任何讀者發生誤會。共和曆第七月和這書的內容並沒有一點關係，而且那時候共和曆早已廢置不用了。這樣看來，倘使王君果然下了翻譯左拉全集的決心，那麼我們在「屠槌」之後不是還會有一「共和曆第七月」「俄鷹」等等出版麼？這簡直成了王了一的全集了。

可見翻譯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不說正文，便是書名也常常被人譯錯。我希望那些寫世界文壇消息的先生們以後小心一點，寧可多查查字典，千萬不要再做出把「七罪」譯作「桃實纍纍」的事情。

沉落

離開上海以前我爲文學寫了一篇沉落，無意間給一個朋友看見了，他說這文章恐怕會得罪不少的人罷。我原先倒沒想到這一層。給他這一說，倒有些爲難起來了。這文章會給我招來許多意外的誤解，這是說不定的事。但我終於毅然地把文章交出去了。另一個朋友勸我改用一個筆名，我也沒有聽從他的話。

這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果然從北平一個關心我的朋友那裏來了勸告。他以爲這篇文章可以不必寫，寫出來不是和剪影之類的東西差不多麼？他的最重要的一句話：寫文章難道是爲着洩氣？

我誠心地感謝這朋友。我是常常把他當作敬愛的畏友的。但是對於他這勸告我卻不得不原封地璧還了。因爲他似乎還不曾了解我那文章的主要意思。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但正因為平凡，和那無數的人一樣。所以我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激情。我的眼睛也能夠像平常的那樣地看，我的頭腦也能夠像平常的那樣地思維。所以即使我把自已關在墳墓一般的房間裏，在紙上消磨自己的生命，那時候我依舊是一個平凡的人。我的血依舊要沸騰，我的激情依舊要燃燒，我依舊要哭，我依舊要笑，我依舊要發怒，我依舊要詛咒，所以我永遠寫不出冷靜的文章，所以我永遠不能抱着藝術的招牌做白日的好夢。老實說我寫文章，沒有一次不是爲着洩氣。即使我沒有這能力，但我確實想過拿我的筆尖做武器的。雖然我不斷地在文章裏犯着錯誤，但從我那十幾本沒有藝術價值的小說裏，賢明的讀者總可以看出我的本意罷。

但這裏所謂「洩氣」和我那朋友所說是不同的。我個人並沒有仇敵，反而我有着那無數的大量的朋友。而且我從這社會所得到的一切已經超過我應該得的那程度了。就個人來說，我對這社會、對這生活、對人不應該有什麼不滿，什麼怨言。然而在這時代個人的一切算得什麼，個人是隨時隨地都會滅亡的，可是社會卻將永遠地存在下去。那麼

對於目前的種種阻礙社會進步的傾向，風氣和努力，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夠閉着眼睛放牠們過去了。我說這話自然有點誇張，因為事實上我並沒有做到這樣。但是如果能夠向着這方面努力，即使遭遇更多的誤解不也是很好的事情麼？至少我自己是從沉落的境地中爬起來了。

從這一點來看沉落，我至今仍然覺得我沒有錯。沉落所攻擊的是一種傾向，一種風氣，而這風氣，這傾向也正是把這民族推到深淵裏去的努力之一。這一點是那朋友沒見到的罷。他的眼光也許比我的更遠一點，他似乎看漏了這民族當前的危機而迷信着將來。事實上這將來還得看我們這般年青人的努力。要是我們能夠把這正在沉落途中掙扎的民族拉起來，那麼將來纔有黎明留給我們，否則一批教授和博士也救不了誰的。四萬萬人以及後來無數無數的子孫的幸福與目前的教授博士們的光榮比起來，這其間的輕重是很容易分辨的罷。我現在比先前看得更清楚一點。那危機顯得比任何時候都更可怕了。假如說我寫文章是爲着洩氣，那麼我是替現在和未來的無數的青年悲憤地

叫出了一聲：「少爲我們造下一點孽罷！」或者更狂妄點地嚷道：「我們要活！」

這一點是我無日無夜不痛徹地感覺到的。若說像我這樣的人會如此地關心到一個民族的運命，也許不會有人相信罷。那麼把我當作亂咬人的瘋狗看，這種人一定是有的了。

但是，朋友，你該不會這樣地看待我罷。那麼即使我辜負了你的好意，堅執地去走那使你爲我擔心的路，你也可以原諒我罷。然而如果我更進一步，要你也做一點事情，來拯救這個在「沉落」中掙扎的民族時，你會怎樣回答我呢？你也會以爲這也是瘋狗的狂吠麼？朋友，請你原諒我。

書

在大街上幾家古本屋裏耽擱了兩個鐘頭，抱了十多本現代日本文學全集出來，這裏面有了森鷗外，島崎藤村，島武郎，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志賀直哉和別的一些文人。金一圓五十錢也。確實是很便宜的罷。上了自動車，心裏還頗高興，因此又想起了一件事。

離開上海的前兩天，無意間買了一本美國版的沙寧，是有插圖的大字本，而且是作為新書買來的，價三元。我覺得很便宜。不過據一個朋友說在別的書店去買，也只要花這樣的價錢。就是這同樣的書，北平北京飯店內的法文圖書館的夥計曾向我討過二十圓的高價。相差得這麼多！書買們的賺錢的慾望也就大得可驚了。我並沒有聽錯話，因為說的話的是中國人，而且同去買書的還有我哥哥。結果那天我花去四圓買了一本現代叢書。

版的譯文是一樣，卻是沒有插圖的小字本。這種版本在別處只售價三元的事情，我並不是不知道。

在上海紅鳥書店買法文書也會常常遇到這種情形。有一次我要買一本小冊子，大概是在巴黎公社殉難的 LOUIS 的紀念冊罷，原價兩個法郎，以為花四五角錢，就可以了。問那位中國夥計，他卻毫不客氣地向我要兩塊錢。他的那副吃人的面孔和聲音就把我駭跑了，以後我幾乎不敢再進這書店去。過了幾天我有一次路過環龍路，又記起了那書，終於壯了胆子走了進去，這一次遇見的一個法國人，結果付了八角大洋把那小冊子拿走了。這樣看來外國商人的貪心還比那給他幫忙的中國夥計的貪心小一點罷。而在外人卵翼下做奴隸的中國人對於同胞的那種氣餒，也就夠叫人齒冷了。

在中國西洋書店裏這種情形是很普通的。郵政局是衙門，早有人說過。西洋書店是衙門也是真的事情。從前連商務印書館也彷彿擺過衙門的架子呢！現在大概是改良了。還有，在中國我很少到大的商店裏去買東西，因為我走進那些地方，就好像進了衙門去

遞呈文；這心情我在法國，在日本卻沒有感到。

這些話似乎離題太遠了。我應該回轉來說說圖書館的事情。在中國假若有一個完備的圖書館，我們也就可以少受書店夥計們的閒氣了。譬如倘使北平圖書館有一本英譯本的沙寧的話，我也不會像朝耶路撒冷似地在各西書店去搜求這本書了。我不妨明白地說一句話罷，北平圖書館作爲一個裝飾品，是無愧的。而作爲一個爲人民設備的圖書館，那就完全放棄了牠的責任了。一般人不需要的那樣堂皇的建築在那裏是有的；而一般人需要的普通的書籍在那裏卻常常缺乏了。我找過 E. Zola 找過 H. Ellis 找過 E. Carpenter ……，他們的重要著作卻沒有一部。我更可以誇張地說，我要讀的書，那裏全沒有。我爲了找書不知道白跑了若干次，但如今北平圖書館卻以「爲國家搜集善本書的責任」自豪了。事實上像那用一千八百元的代價買來的金瓶梅詞話對於現今在生死關頭扎掙着的中國人民會有什麼影響呢？難道果如那些文化膏藥式的學者所說「民族的存亡全繫於文化，而文化的精華就在於這般古董麼？」

自動車走過海邊的一站停了，我望見一隻剛開出的輪船。這輪船是往中國去的罷。我不覺把眼睛抬得高高地往西邊看。

附記

聽說北平圖書館方面發表了答覆我的文章，可惜我沒有機會讀到。一個朋友寫了文章爲我「聲援」，這也近乎多事。又一個做過北大教授的朋友對我說：左拉的書那邊有，曾有一本法文目錄寄給過他。這當然是真話。不過在館內的目錄裏卻查不着我要看也無法看了。至於龔理斯的七卷「性心理」，加本特的全集等等，我查了好幾次目錄，都沒有查着。也許這種書是有的，只是不做教授的我們不配看罷了。我應該道歉，因爲我以前不明白文化城裏的圖書館的特別的使命。現在明白了，所以人也就變聰明了。

支那語

一個朋友要我教他中國話，這並不是什麼苦事。然而爲了那教本的緣故，這事情卻成了難忍的苦刑了。

我手邊有的盡是這國裏的支那語界的名著。號稱支那語界的三權威的宮越健太郎、杉武夫、清水元助三位在這島國裏是沒有匹敵的。但是給我受罪的正是這三權威的傑作。

朋友讀的支那語教科書的會話篇，是宮越氏和杉氏兩人合編的，出版期是去年三月，已經銷到八九版了。但在附錄「慣用語應用會話」裏面還裝滿了前清的老話，什麼點翰林，放知府哪，這樣的話題到處都是；假若那兩位作者不是別有居心，就是糊塗到連世界也看不清楚了罷。此外還有許多中國人嘴裏說不出來的話。現在要我來讀這樣的

書說這樣的話，這實在是一件難堪的事。所以我好幾次向朋友表示這書編得不行，但他只是含糊地答應着，好像不相信我的話似的。在他看來那是兩位大權威，而我只是一個中國學生，我的話大概不可靠。日本人的精神就在這一點。這從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來。

支那語界的權威在中國話的教本裏夾用了不少滿洲的口音，土話材料。而同樣教科書的時文篇（宮越，清水兩氏合編）裏竟堂皇地選入了法令，外交部宣言聲明書，時評等等，若不看內容誰也想不到這些全是偽國政府組織法，偽國外交部宣言以及偽國報紙的時評，以及溥儀的即位詔書。這又是一種障眼法罷。更奇怪的是杉氏編的那教科書的作文篇裏會有「我愛滿洲國好像愛我的身體一般」的話。這是從日本人的嘴裏出來的。杉氏在他的最新支那語講座開講辭裏又說過「……這樣以共存共榮的對華政策卻白白地招來排日打倒帝國主義的喊聲作報酬。」這意義不是很明顯的嗎？

宮越氏主幹的支那語界的雜誌支那語常常有人選了大公報小公園裏面的文章來譯註。這小公園大概便是他們眼中的現在中國文壇了。作為第一權威的宮越氏會編

過一本支那現代短篇小說集，就選入了劉大杰的黃鶴樓頭等小說，自然這是五年前的事了。去年一月號的支那語雜誌，又載了宮越氏稱讚曇花庵的春雨的文章，這短文已經有人譯成中文發表過了，不知道這位權威的人也許還會以為他是一位了不得的文藝批評家。但在同期雜誌的扉頁上卻印出二三等旦角何佩華扮的蘇三的照片了。何佩華的戲我在北平就領教過了。

權威們的努力是很可佩服的；但是做了中國人而來讀這種奇怪的中國文和中國話，落進了這樣惡運的我也該是值得憐憫的罷。

知識階級

一八五一年批評家柏林斯基逝世的時候，歷史學家格拉諾夫斯基曾作文哀悼他，裏面有這樣的話：「柏林斯基得以早死還是十分幸運的事！那般有力量的人都陷入了絕望之中，對他們周圍的事情全然沉默不作一聲了。呵，怎樣纔能夠把這愁苦的世界化為灰燼呵！到處都聽得見怨恨之聲。然而力量在哪里？這生存的重擔我們實在負擔不起了！」

比這再早十五年，即一八三六年詩人卡代夫在他的哲學書翰中也曾寫過：「我們的國家的過去是空虛的，現在是難堪的，將來是無望的。」

再過幾十年，到了小說家柴霍甫逝世以後，一個女子讀到他的全集，她說：「我開始讀柴霍甫，我一本一本地熱心讀着，到後來，我苦痛到了極點，忍不住對自己說：『不，我實

在不能夠再讀一個字了。……在我面前現了一個世界，就充滿着意志薄弱和沒有意志的人，全是些失敗，全是些患憂鬱病者。」

柴霍甫的確寫出了當時的知識階級的真面目，而且他也是用了那麼憂鬱的筆調來寫的。

然而如今事實證明出來那般知識階級是怎樣懦弱地逃避掉他們的歷史的任務了。

過去如此。現在彷彿也是如此。對於知識階級，我們似乎不應有所苛求了。

記得尼羅王君臨羅馬的時候，聖保羅還勸人「要懼怕戰兢，用誠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這一番大道理皇堂地保留在新約裏面，給後人誦讀。所謂西方聖哲尚且如此，那麼生在今日，玩玩古董，遊覽山水，提倡明朝人文章，甚至做做明朝人生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呢……

自白之一

近來常常做着噩夢，醒來後每每絕望地追問自己：難道那心的探索在夢裏也不能夠停止麼？我爲什麼定要如此嚴刻地解剖自己？

一個朋友說過有信仰的人是不應該有痛苦的。我並不遲疑，並不徘徊，我甚至在最可怕的黑暗裏也不會失掉過信仰。但是我卻永遠擺脫不掉那痛苦，因爲我永遠在感情與理智的衝突中掙扎着，在思想和行爲的矛盾中掙扎着。我也許是一個懦弱的人。然而我卻不會放鬆過自己，我努力給自己找機會要取得勇氣來。

這掙扎是苦痛的。在這長的路程裏我就拿了自己的血和淚做代價，在夢裏流的血和淚是只有自己纔能夠看見的。我後來就把牠們洒在我的文章裏，然而別人卻在那裏面嗅出了別種的氣味。我也知道我的文章是不值得看重的，但是爲了這我就把一個人

的最可寶貴的青年時代的光陰浪費掉了。甚至到現在我還不得不拿起筆在白紙上寫黑字，我還不能夠另走一條生活的路。我的痛苦不是沒有原因的。

心呵，你饒恕我罷，難道我一生就得不着一刻心的安靜的時候麼？

幾段不恭敬的話

無意間翻了改造社版的芥川龍之介集來看，又見到長江遊記，久違了；還是八年前讀過的呢。

「現代的中國有什麼東西呢？政治，學問，經濟，藝術，不是全都墮落了嗎？尤其是藝術，嘉慶道光以來果真有一件可以自豪的作品嗎？」

這是十年前芥川氏在蕪湖唐家花園的露台上對着友人西村氏發表的意見，那時露台外的槐樹頂正寂靜地浸在月光裏。再望過去，白璧的市街的盡處一定是揚子江的水罷。這水汪汪地流着流着，會流到那夢裏蓬萊似的日本的可懷戀的島山去。他因而起了快回日本去的念頭。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不知道聰明絕世的芥川氏回國以後也會把這同樣的問題中的「支那」兩字換作「日本」來問過日本人麼？芥川氏如今已成

了文學史上的人物了，他是否會懷疑過日本有着什麼可以自豪的藝術作品的事，我們沒法知道。那麼就讓我來發這個問題罷。

「你不要提日本音樂罷，日本人是沒有耳朵的，」一個東京帝國大學的日本學生這樣說。

繪畫呢，第十五次帝國美術展覽會的成績堂堂皇皇地擺在人的眼前。花了一圓的代價我看遍了那無數的堆在紙上的各種顏料，千篇一律的筆致，景色，而且是那畫匠手筆一般的細緻的刻畫，在我這門外漢的眼睛看來，和那顏料堆積起來的廣告畫是沒有什麼分別的。自然這話說得過分一點，我承認。但這裏面就有什麼可以自豪的作品嗎？在羅浮爾宮裏我認識了藝術的偉大，而在這集全國之視聽的帝展中我倒感到藝術的渺小了。

文學罷，據說這在日本已經有了可驚的發達。就翻開眼前的報紙來看罷，那觸目的巨幅廣告：什麼「堂堂的御出馬」哪，文壇的什麼什麼哪，菊池寬，吉川英治，大佛次郎，加

藤武雄這一類的通俗小說作家的名字，忠臣藏，加藤清正這一類的題材。俠客和戀愛代表了日本的通俗小說。這類小說的流行，許多作家的低頭不是表現着日本文學已經墮落到了怎樣可驚異的程度嗎？

撇開現在的這種墮落的現象罷。我們隨便翻翻幾位在文壇上已有地位的作家的東西來看看。第一對於享過盛名而且被稱爲「現代日本文壇的鬼才」的故芥川氏的作品我就不能不抱着大的反感了。這位作家有着一管犀利的筆和相當的文學修養是實在的。但是此外又有什麼呢？就是說除了形式以外他的作品還有什麼內容麼？我想拿空虛兩個字批評他的全作品，這也不能說是不適當的罷。在這五百餘頁的大本芥川集裏面，除了一二篇外，不全都是讀了後就不要讀第二遍的作品嗎？

手邊又有一本長與善郎，久保田萬太郎，室生犀星三人集的合本，也是改造社版的日本現代文學全集裏面的。我想略略說幾句關於長與氏的作品的話。因爲許多中國讀者曾經從「亡姊」和「山上的觀音」兩個短篇裏認識過他。那兩個短篇和現代日本

短篇小說集裏面的大部分的作品一樣都是算不了什麼好東西的。但我讀了長與善郎集裏面兩篇戲曲的代表作（集中還有一部長篇小說竹澤先生這人，我還沒有讀）陶淵明和五祖與六祖以後對於長與氏在日本文壇上有着怎樣的地位一事就根本懷疑起來了。這兩篇用中國題材寫成的戲曲，無論在技巧方面，思想方面都是很幼稚的作品。而且像五祖與六祖那樣的短劇竟分成十三「齣」，用了九幕不同的布景，每換一幕布景，只讓劇中人說寥寥的幾句對話，如在第一齣裏就只有一個老僧對一個鄉下姑娘說的短短的兩句話和一點呆板的動作。這樣的戲劇能夠上演，真是殘酷地浪費了人的精力了。那麼這麼多的場面和布景究竟表現了些什麼呢？其實並不會比中國所傳述的那故事多一點。而在以「陶淵明萬歲」聲結束的陶淵明一劇中，卻把陶淵明寫成了一個極可笑的人物。這樣的作品在中國也要算是很幼稚的罷，如今卻堂堂地走上日本的文壇了。

最近也讀過了所謂自然主義的劃時代的名著棉被；不幸又感到了滑稽的心情。說

是自然主義，但我們可以在這和左拉的作品中間找到什麼共通點嗎？讀左拉的小說時總感到嚴肅的心情。左拉的主人公的悲劇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其實左拉的悲劇與其說是那絕對不能搖動的命運之力所產生，毋寧說是被當時的支配階級的社會組織力造成。）而竹中時雄的經歷，如果可以說是悲劇，那麼這悲劇就全是不必要的了。據說這是花袋氏自身的經驗談，又說這是大膽的作品，但實際上竹中時雄不是一個怎樣膽小可憐的男子嗎？而表現這種心理，全篇貫徹着這種心情的作品，這是多麼怯懦的作品呵！在實生活裏像一個膽小的人的樣子而行爲過了。卻又將這行爲「重溫舊夢似地」在作品表現出來。這與其說是大膽地分析自己，不如說是再一次「暫時的將那女子完全佔有」而滿足自己的慾望罷，這滿足的方法也是怯懦的。但是一個女子將因這篇文章受到怎樣的影響，這該是很容易明白的事實罷。

假若棉被是可信賴的話，那麼把竹中時雄作爲明治時代（甚至大正時代及其後）的文學家的影子看，總是不錯的罷。同樣島崎藤村的新生又把島崎氏的真面目表現出

來了。彷彿文化集團對島崎氏就有過極其嚴厲的攻擊。

將自己和女人的關係真實地寫在小說裏這風氣在日本文學家是很流行的。武者小路實篤就寫過了好些，而久米正雄和松岡讓這一對情敵甚至拿小說做武器又一次開始了他們間的情場的戰鬥。勝利者的松岡氏曾因為魯迅氏不寫戀愛小說使吃驚地發過怨言。但事實上松岡氏貶責過的魯迅氏的某幾篇作品和所謂日本文學的精華比起來也不見得有什麼愧色罷。關於這方面我在所謂「巨匠」島崎藤村身上找到了最壞的例子。

和自己的姪女暗地發生了關係，又為這關係，感到了良心的責備，而痛悔，於是為避免這苦痛而遠遊法國。結果為求自己良心的慰安終於不顧自己的哥哥（即姪女的父親）的勸阻，不顧念到姪女的將來，而將這關係毅然地向世人公布了。島崎氏固然因新生增高他在文壇上的地位，但那位節子姑娘一生的幸福卻從此斷送了。島崎氏大概做託爾斯太題名復活的意思，將這懺悔錄之類的東西叫做新生。但這那里是新生呢？託爾

斯太的偉大正和鳥崎氏的怯懦成了比例。而復活的主人公和新生的主人公的行爲也就大相逕庭了。一個是歷盡千辛萬苦去對那自己所損害過的女人做一點補償的事情；一個是堅持着將和姪女的關係向世人公布，以求自己心境的安寧。這新生的主人公是一個多麼自私多麼怯懦的人呵，然而鳥崎氏卻浪費了那麼多的筆墨企圖將自己表現作一個很偉大很大膽很真摯的人物了。這企圖自然是失敗了的。

總之，真正的藝術，牠的重要使命是在把人類聯合起來，而不是將人類分離的，這是大家應該承認的一點罷。那麼日本文學實在是無足觀的了。個人的悲歡離合，英雄俠士的超人事業，我們不是有着太多了麼？故意雕琢刻畫，在文字上玩盡了巧妙的把戲這樣穿着漂亮服裝的死骸不是到處都有的嗎？

以上不過是一點個人的感想。並不是什麼文藝論評，所以不覺放肆地說了許多不恭敬的話。以後也許還會有更多的不敬的話呢。

朋友H對於文學是有相當修養的和我這門外漢不同。他說：「我到法國馬上就想

學會法文；到意大利就想學會意大利文；到德國就想學會德文。然而來了日本卻始終沒有學日文的興致。日本的文學作品裏面有什麼可以誇耀的東西麼？

可惜這樣不恭敬的話不能給芥川氏聽見了。

繁 星

和朋友D.一起從木下走到逗子車站，時候不過八點多鐘，但我卻彷彿是深夜了。寬廣的馬路在黑暗中伸出去，似乎通到了無盡處。前面是高大的黑影，是樹林，是山，也許還是疲倦的眼睛裏的幻影。天覆蓋下來，好像就把我們兩個包在那星的網裏面。

「好一天的星呵！」我不覺感動地這樣說，好久沒見過這樣的繁星了，而且夜又是這麼柔和，這麼靜寂。我們走了這許久，還只遇見過兩個行人，汽車也沒遇見一輛。

這時候正在起勁地談着悲多汶，談着尼采，談着悲劇與音樂，談着夢與醉的D.也停止了。他的滔滔不絕的談話，把頭仰着去看天空了。

我們默默地望着繁星，一面輕輕地下着脚步，彷彿兩個人都屏息了呼吸似地傾聽那星和星之間的低語。

「這時候就彷彿在中國呢！」我不覺自語似地說了。

「中國那裏會有這樣安靜的地方？」D.用了異樣的語調回答我的話，彷彿我的話喚起了他的什麼劇痛似的。我知道在中國他留下的苦痛的回憶太多了。對於他也許那遠迢迢的地中海畔的法蘭西，或者這太平洋上的花之島國都會有更多的自由空氣罷。

我和他在許多觀點上都站在反對的地位，見面時也常抬槓。但是我們依舊是朋友，遇在一起時依舊要談話。這一次在他的這話裏我看出了另一種意思，也許和他心裏所欲表示的完全不同罷。可是這句話卻因此喚起我的共鳴了。

戀愛的自由到現在還來主張似乎也太陳舊了。但是如今還有爲情而死的青年，也有人爲了愛情不得圓滿而懊惱終生。甚至在今日的中國還充滿了絕情衛道的聖人。D.似乎要衝破這藩籬，可是結果他被放逐似地逃到這島國來了。他的態度上也許有些錯誤，我可不明白，因爲各人有各人的說法。而且他那種戀愛觀在我看來就陳舊得可笑，雖然也有人以爲這還是很新的。但他的有着勇氣的事情卻不能夠給否認掉。不過這勇氣

可惜是被誤用了。

戀愛這事情到了現在也很可以暫時束之高閣罷。假定這事情和喫飯是一樣地重要。但如今餓死的事情已經是很平常的了。然而說這話也不是替衛道的聖人們張目。因為我以為和衛道比起來，倒還是講戀愛好一點。但是在中國就只有這兩條路嗎？

說一切存在的東西都合理，不讓人來觸動牠們，這就是衛道；不承認這個的人算是抗道。那麼這條路還是很寬廣的罷。說寬廣也許不是。抗道的路也許是崎嶇難行的，但既有路，就會有人走，而且實際上已經有人在走了。

D. 爲了要呼吸一點比較自由的空氣，到這櫻花的島國來了。在他的觀點上說，他的確得到了那樣的東西，在松林中的山居似的安靜生活裏他們在幸福裏沉醉了。我在他那精緻小屋裏度過的半天的時光中看見了這一切。我若還說他那是放逐的生活，他一定不承認。他也許有理。

但是我呢？我爲什爲要來到這地方呢？我所要求的自由這裏不是也沒有嗎？離開了

那崎嶇的道路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來求暫時的安靜，在一些無用的書本裏消磨光陰：我這樣的生活不就是放逐的生活嗎？

普照大地的繁星看見了這一切，明白了這一切。牠們是永不會墜落的。
望着這樣的繁星我不覺得發出了一聲苦痛的嘆息。

雪

接到美國朋友寄來的雪，正是落雪的時候，是自己寫的東西嗎？望着書面上的「雪」字，不禁這樣自問起來。

窗外院子裏堆着雪，像洒滿了白糖似的。山下面也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平時的灰色，紅色，綠色的屋頂都沒有了。但長春樹的綠葉還遮不盡，就像畫在白綢子上一般。

看見雪想起白糖，並不是因為每天看見這里房主人把一匙一匙的糖傾在茶壺裏的緣故；那原因還是在從前看過的一張影片。據說路易十五爲了取悅於狄巴利夫人曾叫人把行宮裏地上鋪滿了白糖，給她坐雪橇玩。不要忘記這是夏天裏的事情。在當時皇帝的命令似乎可成一切，就如有些人相信愛情可以完成一切那樣。但是路易十六，這個平庸的人，後來會上斷頭機，和這多少也有點關係罷。自然路易加伯自己也幹了不少的

蠢事，可是他代祖先贖罪的事也是無可否認的。

推開書齋的窗戶，冷氣迎面撲來，還有些微的雪片在空中無力地飄舞，但不久也就止住了。天空仍舊是沒有開展希望的灰色。地上卻發着光。我回頭看，寒暖計是華氏四十度的光景，並不冷。房裏火鉢內燃着練炭，煤臭正往四面散布，開了窗，倒使人特別感到這觸鼻的臭味了。我就把頭伸出窗外去。

在書桌上躺臥着從美國寄來的雪。窗內是雪，窗外也是雪。這不是夏天。在地上發亮的也決不是白糖，但我卻想起路易十五的事情了。將白糖當做雪的事也許是出於影片製作者的臆造。但那時候法國宮庭的淫亂，我們仍可以從許多歷史的記載裏看出來。而且就在現今，許多遊過凡爾賽宮的人也會為路易十四的豪華所驚倒。不過倘使路易十五在墳墓裏面能夠知道他的孫兒在一七八九年以後所過的日子，那是多麼有意思呵！但可惜死了的人是不會有知覺了。活着的人之所以不惜屢屢重複着死了的路易十五或者路易十四的故事，大概因為活着的人死了以後也不會有知覺罷。眼睛一閉，便什麼

都看不見。這的確是很好的一個辦法。自己是滿足了，以爲把萬世不替的大業遺留給了子孫。誰又會知道那所謂萬世不替的大業就只是兩根木竿和一把斧子呢？

今天落的雪和一百數十年前落的不會是不同的罷。而且和一百數十年後還要落的也不會有什麼差別罷。那麼這真理和一百數十年前或後的又會有什麼差異麼？窗外的雪明後天就會溶化，但窗內的雪卻是任何強烈的陽光也不能使牠消滅的，假若就拿牠來作證人，誰在一百數十年後讀到牠，對於寫出這書來的我的思想會有什麼樣的感想呢？

雪不會騙我——我至今仍有這樣的確信。

論語的功勞

據說「自論語提倡語錄體以來，小品文之風遍天下，一洗五四以後魯里魯蘇的白話文言調的惡習……這未始非論語的一點小小功勞。」（見論語第四十九期第二十七頁）

一個論語的同志在今年新年節得到「至友×君」的信，他「讀後不懂，趕緊覆信，委婉地勸他熟讀論語，到了暑假來書，便大大不同。」這是一件真事，我們有下面的兩封信作證。

一封是未讀論語時寫的：

別的沒有比這更重要，開始就祝你光明，——一九三四年時間帶走了我一切，——快樂與慘痛啊！人誰不婉戀過去，悵惘目前也！也許你更達觀些？超越了這兩種情緒？但是，一

個被環境波動的人，怎麼擺脫得了……所謂要做人的一些煩難？自然我是這樣。（第一段開頭）

過去現在英文枷鎖着我。（第二段節錄）

元旦日沒有什麼賜福，僅僅送來一些呻吟聲，目前是黯淡的。（第三段節錄）

另一封卻是讀了論語後寫的：

近領手書，非不想覆，實則天氣困人，有所偷懶。比日起居何似？張奶媽來，得平安之音甚慰也。夏日悠哉！想有佳作。每念昔日北海之遊，誠不可忘，今仍居舊地，但沒有去年那般樂趣。攀石西城嬰病，瑩苦功課羈身，雖風清月白，亦只隨便度去。有時閒暇，卽至屋外草園中，與瑩燕坐，莫孤明月也。假中生活，尤值告你。搖扇而外，常與麻雀爲朋，晨間清涼，乃溫英語數張，午中炎熱，坐以呻吟。如此現象，故人得毋笑我无聊乎？

把這兩封信拿來比較一看，我們就知道那位×君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半年前他寫信還寫不通，半年以後他就可以寫出像明朝人所寫的那樣漂亮的信札了。

不過有一層是那位論語的同志忘記了提說的。×君在未讀論語時，雖然寫不通文章，但他還知道「光明」，還知道時間給他帶走了什麼，還知道什麼東西「枷鎖着」他，還知道「元旦日沒有什麼賜福」，還知道「目前是黯淡的」。至少他還是一個現代的人。可是等到他讀過論語以後，情形便不同了，他現在只知道「天氣因人」，只知道「偷懶」，只知道「夏日悠哉」，只知道「風清月白」，「莫孤明月」，只知道「常與麻雀爲朋」，只知道「无聊」。試問我們能夠從這些話句裏嗅出一點現代人的氣息麼？

把一個現代的人變做過去的人，這也是「論語的一點小小的功勞」罷。

× × ×

以上是我三四個月前讀論語半月刊的什麼紀念號時寫下的一段小雜感。本來早已把牠忘掉了，因爲最近無意間見到論語五十五期裏「論語戒條第十一決不回罵想以罵我們而成名或推銷其刊物的人……」等話，纔又記起牠來，把牠編進這小書裏。倘使罵論語就可成名或推銷刊物，則論語是什麼樣的東西，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到現在還

未成名，但既然罵了論語，也許不久就會成名。不過不知道成名以後我是現代人呢？還是變做了明朝人？這一層論語戒條中未提及。也許論語不理，就會使我不成名也未可知。

木乃伊

我和別人一樣，也會做種種的夢。夢做得太多了，所以沒有一個能長留在我的記憶裏，我便寫不出記夢的詩或小說。我也曾讀過幾本德奧醫生之類著的關於夢的書，但大都是用「性心理」來分析夢，把我的腦筋弄得更糊塗了，所以讀過也就忘記，和沒有讀過時一樣。

我也曾發過一次夢囈，因為是大夢，所以記得住，而且能夠寫下來。這次是夢着自己被什麼東西壓在身上，喉管被棉花堵住似的心裏明白，卻不能發聲叫喊。但自己不甘心，拚命掙扎，終於叫出聲來，就這樣醒來了。這夢不必要什麼德奧醫生著書來分析，我們也能明白睡覺的時候被厚被蓋或枕頭壓在胸膛上，所以有這惡夢。我的睡法有些特別，就和我做人一樣，簡單地說：不講規矩，不愛整齊。但和夏目漱石君的哥兒的睡法比起來，卻

是沒趣了。那哥兒睡覺時非「砰的一跌，仰天倒了下去」不行，否則「便不覺得像會睡過的樣子」。但這種奇妙的睡法，在中國做不到，別人會來干涉。

最近我夢見了木乃伊。提起木乃伊也許會有人想起金字塔和斯芬克司，但我什麼也沒看見。我的木乃伊是在洋房裏出現的。那時我彷彿坐在十餘層的大廈中的一間小屋裏，木乃伊敲了門進來。

是赤裸裸的身子，帶着發亮的金黃色，身材異常短小，臉上只有一層黃皮，眼睛也陷落了進去。走路沒有聲音，有點像一個小賊。他走到我的寫字台的對面，在活動椅上不客氣地坐下了。

我安靜地和他點一個頭，好像他是我的一個熟朋友。

「今天又走了遠路回來了。」這木乃伊說的是中國的官話，應該是可驚奇的事，但我並不驚奇！

「又去了那里麼？」我照例似地這樣發問，我好像很知道他去過了什麼地方來。

「是的，」他不快活地回答着，俯了頭。

「在那里就攔得很久嗎？」我又問。

「是，」他頹喪地答應着，並不抬起頭。

一股異樣的香味隱隱地沁入我的鼻子。

「見着她了嗎？」我嗅着這幾千年前的香味，心不由得微微抖動起來。霎時間他一生裏的悲歡都在我的腦裏浮現了。我看見一個比克利阿帕特萊亞還要美麗的女郎。

「是，見着了；其實還不如見不着好。」他苦痛地說着，就把頭抬起來，做了異樣的姿勢，要我看他的臉。

他的臉上沒有眼睛，只有兩個黑洞，他的曾爲將相王侯的事情我在這臉上看不出來了。我彷彿記得他是個出名的將軍，後來做過高僧，似乎埃及文的歷史上有着這樣的記載。還有，他爲了一個年青的女人又還了俗，甚至是走遍天下去追尋那個女子。雖說是天下，但木乃伊的天下是很窄小的。書上說他沒找到女人就病死在一個小鎮裏。可是他

對我說今天見着她了。

「見着她，當然是好事。幾千年來的宿願可以報償了。她說了什麼嗎？」我平淡地問，就像在翻閱一本古書。

「唉！」想不到木乃伊的嘆聲也是「唉！」和我們一樣。他張開口，露出兩排零落的白牙，他把那瘦得和雞爪差不多的右手托着下頷，沈思了一會兒，忽然悲感般地说：「可

是她並不是我所想像的那種女人呵！」

我注意地望着他，因為這句話打動我的好奇心了。

「我爲她犧牲了一切，我死也是爲着她而死的。我愛她，我的愛是純潔的，熱烈的。我愛她，我活着愛她，死了也愛她，我上下四方地追尋了她這麼幾千年，我爲她歷盡了千辛萬苦。I'm 憐憫我，我終於尋着她了。……可是她……她……」連木乃伊也哭起來了。

我不插嘴，靜靜地望着那在金臉上發亮的木乃伊的眼淚。

「她並不愛我。她連我的唯一的要求也不肯答應。」木乃伊抽泣地說，那窒息人的

呼吸的古香料的氣味又一次在房間裏散布着，種種的幻影現了出來，我覺得我的身子快要腐爛了。自己不感到什麼痛苦，倒像喝醉了酒似的。

「那麼她以前就並不會愛過你吧，」我含糊地說。

「不會的，不會的！」木乃伊強項地分辯，就像在和我爭奪一個女人一般。

「在尼羅河畔我第一次遇見她時，她和她父親在一隻華美的船上，她唱着那麼美麗的歌，把我的全個心靈都震搖了。我只看見她的一對眼睛，她對着我帶了希望地一笑。這一笑，決不是無意的。第二次，我經過她的門前，在露台上現了她的身子，她看見了快要跪倒在下面的我，她對着我指着月亮，給了我將來的希望。月亮如今不是還在天上嗎？不，就是這同樣的月亮嗎？」他說着，就把手指往外指，奇怪，月光就明亮地從窗戶射進來。

「以後呢？」我迷惘似地問着。

「以後……我追求了這麼幾千年，今天終於在那茅舍裏看見了她。她卻不認識我了。我決不會認錯人。她沒有大改變，只是比從前更美麗，更純潔。」

我不作聲，讓月光在房裏移動。

「她爲什麼不肯給我那東西呢？」他絕望地反覆呻吟着。

「我貢獻了我的全量的愛，經過了這幾千年我追尋她，要她實踐她的諾言。但是她像對待一個不識者似的把我拒絕了。她連那微小的東西也不肯給我。她辜負了我的愛。可是我沒有那東西……」

「你說的是什麼東西？你向她討過什麼嗎？」我打插說。

「靈魂，靈魂，靈魂呵！」他瘋狂似地絕望地吼起來。那小小的身子在活動椅上像發了寒顫地猛烈抖動着。古香料的氣味漸漸淡了下去。月光也消失了。

我這時完全明白了。木乃伊沒有靈魂是不能夠生存的。

「一個木乃伊追尋着他所愛的女人，哀求她給他一個靈魂，那女人不愛他，因爲她還是一個活人，他卻只是一個木乃伊。這就是你的故事嗎？」我這樣問。

他像患了重病一般地縮在椅子上，但嘴裏還發出含糊的應聲。

「你想一個木乃伊能夠從活人那里得到靈魂嗎？還是進你的玻璃棺材去，在博物院裏做你的好夢罷。」我不能忍耐地責斥地說，好像受過了他的欺騙一般。

我聽不見應聲，注意地一看，原來他已經散落在地上，成了一堆白骨，這事情發生得這麼快，我一點也不覺得。

屍骨旁邊有一張畫像，是一個女人的，她的確生得漂亮。

於是我就醒過來了，是地震把我驚醒的，這個月裏有過兩次地震了。我醒在被窩裏時，夢裏的事情還記得很清楚。

這夢雖奇怪，但若耍來分析也不難。我前兩天在東京上野科學博物館裏看見過兩個墨西哥的木乃伊（一個中年婦人和一個嬰孩），所以會夢見木乃伊的事情。至於那女人的面貌，卻很像一幅名畫裏的文藝女神的風姿，不過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那名畫，如今卻記不起來了。

月夜

因爲有月亮，天空又很清明，雖然十二月的晚風吹到人身上也很有冷意了，我吃過晚飯依舊很高興地穿着高屐子一個人在屋前小小的園地裏散步。

山下面的人家都燃着燈，但大半被樹木遮住了，只有星點似的光亮送進我的眼裏來。一層薄霧蓋着牠們，不僅是罩着這些燈火，并且還罩着這山下面的靜靜的村市。

清明的天空中除了那一片半圓月外還稀疏地點綴着一些星子。在這屋子的正對面，輝耀地閃爍着獵戶星座的七顆明星；掛在那四角的下方的獵戶甲星，就是那較大的一顆，只有牠在這無雲的藍空裏顯明地放射着紅光。遠遠地在天際是那一片海白濛濛地在冷月下發光。

望着這星，望着這海，我不禁想起日光岩下的美麗的島上的風光了，我不用「往事」

這個帶着感傷性的字眼。

不只一次，我在日光岩下的島上看過這七顆永不會墜落的星，看過和這海相像的海。那些時候我不是一個人，每次都是和朋友在一起的。而那些朋友都是我一生所最敬愛的人，年紀也和我都差不多，是沸騰着年青人的血液的。

就像懷了移山之志的愚公一樣，我們這一羣人把爲人類找幸福的船這個重擔子不量力地放在肩上胡亂地忙碌過了，而且到現在還繼續着這事業的。我是這裏面最不用的人。但生活在那些朋友們中我也曾過了一些幸福的日子。

龍眼花開的時候，我也曾嗅着那迷人的南方的香氣；繁星的夜裏我也曾坐了划子在海上看過星。我也曾跨過生着龍舌蘭的頽垣，我也曾打着火把走那黑暗的窄巷。踏着長春樹的綠影子，捧着大把龍眼剝着吃，走過一些小的村鎮。或者在海濱的旅館裏聽着隔房南國女郎彈奏的南方的音樂，推開窗戶就聽見從海邊碼頭上送來的年青男女的笑聲。

這些也許會引起年青詩人的靈感罷。可是我們當時卻是懷着透不過氣來似的緊張的心情；或者說起來就想流淚似的感動。山水的美麗在我們的眼前都變得渺小了。我們的眼睛所看見的只是那在新的巨靈前戰慄着的舊社會的垂死的狀態。

時間是駸駸地馳過去了。我們的努力也完全跟着時間逝去了。一堆廢墟留在我們後面，使得好些人嘆息。我們不能不承認是失敗了。也許還有人會爲了這而灰心罷，我不知道。我自己在一陣絕望之際也曾發出過痛苦的叫號。

但是要將碎片集在一起用金線繫起來；要在這廢墟上重建起九重的寶塔，懷着這樣大的志願的人是有的。我們的「耶穌」就是一個；還有我們的「馬拉鐵斯達」。這兩個人將永爲我一生最敬愛的朋友罷。最近在上海和這昂利柯的會面是給了我最大的感動的。他的質樸勇敢和堅決在我的胸膛裏點起了長明燈。我感激他。我祝福他。

如今在這安靜的月夜，望着眼前這陌生的，但又美麗的景物，望着天際的和日光岩下的海面類似的海，望着那七顆隨時隨地都看見的獵戶星。雖然因此想到了以前的一

切和現在橫在那里的廢墟，我也沒有一點感傷，反而我又一次在這里聽見舊社會的垂死的呻吟了。同時在朦朧的夜霧中我看見了新的巨靈像背負地球的亞特拉斯那樣在空中立着。這新的巨靈快要來了罷。他會來完成我們所不能完成的一切！

神

還不到十點鐘，但在山上已經是靜夜了。我把久俯在書本上的頭抬起來，用疲倦的眼光看着窗外的黑暗，想聽聽靜夜的氣息。常常在這時候便響起金屬敲着火石的聲音，清脆的一聲，兩聲。我吃了一驚，絕望地把眼光放回書本上。事情是很平常的，我那朋友又在唸經，而我的安靜又被他擾亂了。

這朋友是個安分守己的好人。但我的朋友中信神的，這怕是唯一的了，以前原沒知道這個，倘使知道，我們也許不會做朋友罷。又，這朋友雖說是個虔誠的拜物教徒，而其實信神也只有幾個月的光景，我若是早和他做朋友，也許可以挽救他罷。現在是遲了。簡捷地說，我是神的敵人。這也是無足奇怪的，因為無神論的思想在今日已是很平常的了。這世界裏沒有神存在的事實，稍有知識的人也可以明白。

然而那種人又是多麼愚蠢的呵。本來生在這世界裏卻又想精神地生活在另一世界裏；在這世界裏所沒得到的東西卻又希望能在另一世界裏獲得。把自己的一切大量地貢獻給空虛裏的神，想從那里得到更多的報酬。這樣對同類的人就沒有絲毫顧念的餘暇了。所以信神的人常常是自私的。譬如中國的許多無知的女人就是這樣地行爲着，結果依舊勞苦貧困地死在空虛裏，留下永不能實現的希望給她們的親人，沒有人知道這是一個欺騙。然而我在一個溫情的異邦女人的信函中卻看出「信神的人的偉大」一句話了，這是多麼大的錯誤呵。將懦弱看作偉大，將愚蠢看作崇高，將自私看作仁慈，將空虛當作實在，人類的歷史就幾乎陷落在污淖裏拾不來了。

然而還虧了有那許多能夠和生活對面的勇敢的人，他們在語言和行動裏表現了真理，他們把歷史從污淖裏拾了起來。他們給我們的東西比那般信神的人希望從神那里得到的還更多。無論在什麼時候人的力量都顯得比假想的神更偉大，這是極其常見的事實，我們用不着去讀雨果的 *La Légende des siècles* 裏的那雄厚的讚頌人類的偉

大的詩篇了，也用不着在北歐神話裏找神的滅亡的故事了。

但是到現今，在智識分子中間還有着信神的人，這事情將怎樣來解釋呢？其實如果我們將這包含無數矛盾的社會仔細考察一下，就能夠容易地明白這一切了。

然而信神的路終於是懦弱的路！不滿意現狀，而逃避現實去求救於神，這樣愚蠢的行爲是不會有好處的。所以對於做出了種種可笑的行爲的這位朋友我常常憐憫地起了救援的心了。自然他不知道，而且也許他還以為我更需要向他求助呢！他有一次就暗示了要我信神的意思。但後來也就知道這只是徒然的努力了。

今晚夜已深了，又聽見他在苦苦地啜經，同時我想起了那個溫情的女人的話，這女人現在還站在神的門外，不知道什麼緣故會使她在信裏寫了那樣的話。無意間想到她將來也會像這朋友一樣的信神時，我就爲一種絕望壓倒了。前幾天已經在這里看見了一個新改宗的人，那是一個學生。我看見他穿着制服跪着唸經的樣子，就彷彿看見一個人在受苦刑。這景象是很殘酷的。我一面憐憫他，而一面對那使他改宗的這朋友的一羣

（雖然我知道他們的行爲也是出於好意）起了反感，但是如今從第三個人，而且是一個溫情的女人的口裏又來了「信神的人的偉大」的話了。這是多麼殘酷的事實呵！

起來更努力地從事你們的工作！顯出比神的更偉大的力量來——這是對於每個有着真實的心的年青人的警告。

從空虛裏出來的神還是把牠送回空虛裏去罷。這時候是島上的冬夜，寒風正吹着屋後的樹林颯颯地響，那幾樹山茶花在一夜裏會給全都吹落了罷。我忽然想到寫作了神的滅亡三部曲的郭源新君，不覺起了感激的懷念。

直言

林琴南氏翻譯的「十字軍英雄記」是七八年前讀過的了。裏面有兩句話，我至今還記得，就是：「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這是一位中世紀的英國公主對她所愛的將軍說的話，但在中國所謂「奴在心者」如今不是正在各處得意地活着嗎？而且這類人不是還在驕傲地非笑那般「奴在身者」嗎？做奴隸的人，常常是自己不覺得的。因為他們的良心都被賤價地賣給主子們了。不管主子們是中國人是外國人，是古人是今人。其爲主子，則沒有差別。「奴在身者」是出於不得已；而奴在心者便是自甘墮落了。對於自甘墮落的人，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中國人似乎只知道現在。過去忘記了；未來還想不到。人一到三十歲彷彿就得換個面目，到四十歲再換個面目。從前罵人怎樣怎樣，後來自己又被人罵着怎樣怎樣。自己不

以爲怪，彷彿是當然的事情。有些人靠着「歷史」吃飯，但同時又出賣了「歷史。」譬如因提倡新的什麼，反對舊的什麼而得到青年的信仰因而做了名流學者以至什麼什麼的，現在卻也翻了一個斛斗顛倒來擁護舊的什麼，反對新的什麼了。這樣不由得青年們不起「受騙了」的感想。

自然他們現在是很得意的了。他們忘記了過去。但是未來卻不能忘記他們。會有人把他們的這一切記載下來留給後代的青年們看。那麼他們在未來的青年的眼裏將現着怎樣的一個鬼臉呢？我想到這，也有些替他們担心了。

在中國要認識一個人的真面目是不容易的。過了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還沒有露鬼臉的，這個人大概就不會改換面目了。不過不露鬼臉的人常常是很不得意的。

紅樓夢裏秦可卿給鳳姐託夢說，「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這話太是女兒氣了。我們另外找句話來說：沒有社會現象是永遠固定不變的。從這點看來我更不得不爲那般得意的人担心了。

藍天使

最近發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是關於大學教授的，但同時又和「藍天使」有關。雅寧斯主演的「藍天使」影片幾年前在上海很流行。看過這影片的人大概不少。自然「藍天使」(日譯名「悲嘆的天使」)在日本也曾受過熱烈的歡迎。至於改作舞臺劇在東京歌舞伎座排演，卻是一星期以前的事。但這一次卻激怒了日本的大學教授。

日本全國大學教授聯盟認為這劇本侮辱了大學教授的尊嚴，便由該聯盟的通報局長小松雄道氏向歌舞伎座提出抗議，而歌舞伎座卻置之不理。這一來教授們更氣得沒辦法，只得去找文部省和警視廳幫忙，結果是歌舞伎座把脚本改動了一點。算是教授們得了勝利。因此小松氏很得意地宣言道：

「像那樣的德國影片居然原樣不改地作為日本舞臺劇上演實在是太無見識。在

外國侮罵學者的舞台劇大概是不要緊的，然而在日本卻決不能容許。今後要嚴重監視。

那麼改動的是什麼地方呢？歌舞伎座方面的人就說得明白：「脚本完全沒有改動，只是學生多說了『阿門』罷了。」這是真話。加入的地方只是教授死的時候學生出來唸着「阿門」祈禱，對教授表示敬意。這是「藍天使」影片裏所沒有的，大概亨利曼的原作小說裏也沒有這個尾巴罷。

這種改動和「早晨四個晚上三個」式的改法完全一樣，卻想不到居然能叫大學教授們滿意，一場嚴重的抗議就此烟消雲散，這似乎是個奇蹟。

但其實仔細一想，我倒覺得大學教授聯盟的抗議似乎有點「沒見識」。「藍天使」本來就和他們不相干，他們卻偏偏要拉到自己身上來。「藍天使」裏面的老教員實際上只是一個中學英文教員，影片上解釋得很明白，中國編電影說明書的人把他派做大學教授已經夠叫人笑痛肚皮了，那般電影批評家就跟着錯下去，這也無足怪。但是熟讀

德文的日本大學教授們會把中學英文教員認作大學教授，這倒有些令人不解了。既然身為大學教授，身為「學者」，似乎應該分辨得出外國大學中學的程度的差別。倘使連Gymnasium是個什麼東西還不知道就胡亂地發什麼抗議，這種教授即使死後學生出來多叫幾聲「阿門」，也不能就叫人家看得起。在中國，教授的頭銜差不多成了罵人的話。在日本似乎還沒有到這地步，但教授們就已經恐慌起來了。

我沒有做過教授；自然也沒有一個學生，不僅死後沒有人出來為我叫一聲「阿門」，就是活着寫文章時也沒臉寫出「我的學生怎樣怎樣」的話。這在旁人看來也許是很不幸的罷，但我卻是一生的大幸事。

以上是我一時的感想，拉雜寫出來，大概於中日的邦交無礙罷。

河馬

一

今天和一個朋友到上野動物園去，在那里玩了三個多鐘頭，看見了河馬，並且還買了一張河馬的照片。晚上回到房裏對着河馬的照片，就想起了下面的一段故事：

兩個青年扭纏着一個裁判官那里去告狀。裁判官問他們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甲說乙無緣無故毆打他。裁判官便問乙：「你爲什麼無緣無故打人？」乙說：「他五年前罵我做河馬。」裁判官便帶笑問道：「他五年前罵了你，爲什麼你直等到今天纔打他呢？」乙理直氣壯地回答道：「我直到昨天纔在動物園裏面看見了河馬，原來是那麼醜的東西。」

這故事我是從鶴見祐輔氏的講演裏聽來的。鶴見氏用牠來說明他的，或者他的先

生夏目漱石氏的文學觀。我卻想把牠應用到別的事情上去。

青年乙五年前被人罵爲河馬而不生氣，也許他還很高興，因爲他沒看見過河馬，卻只聽見人說河馬是一個龐然大物。直到他自己站在河馬的面前，他纔看清楚了他所崇拜（？）的偶像的真面目，而深深感到幻滅了。

也許有人會非笑青年乙，說他的腦筋不靈敏，其實像青年乙這樣的人不是到處都有的嗎？

二

最近在中國某日報的副刊看見一篇恭維希特拉的文章，裏面有這樣的話：「莫索里尼在三日之間將全意大利的自由思想家驅逐出境，希特拉在一夜之間燒燬了若干萬的書籍。中國人也應該學學他們。」那位作者也許只聽見人說希特拉是一位如何了不起的大人物罷。我想假若有一天他能夠看見希特拉的真面目，那麼他不知道會有什麼感想。他既然勸中國人學希特拉，那麼他應該知道希特拉究竟在幹些什麼。這兩天希

特拉正被人罵爲歐洲的劊子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炮手。這自然是有些冤枉，他一個人不能負這責任。但我說希特拉會斷送德國，這倒是可靠的。因爲人類決不能用瘋狂來完成偉業，而摧殘科學踐踏文化的希特拉正如一個美國教授所說，是一個狂人。

我們靜候着歐洲時局的開展罷。

三

鶴見祐輔氏在東京中華留日青年會演講「文藝與人生」，有個中國人做消息介紹他「是一位卓越的學者，他在日本的地位和胡適在中國的地位一樣。」這一來把我弄得更糊塗了。胡適氏在中國究竟佔着怎樣的地位，我至今還不明白。

鶴見氏大概連一個鐘頭也沒有講滿，（因爲翻譯者佔了一小半時間去）這沒什麼關係但奇怪的，是他始終沒講到「文藝與人生」的本題上。他除了敍說幾個笑話外，就再也沒有給我們什麼東西。他拿河馬的故事來說明他的文藝觀，這文藝觀是從夏目漱石氏來的。夏目氏給文學下的定義： $F + f$ 。F 是 Facts（事實）f 是 feelings

(感覺)事實不變，而感覺因人因地因時而變，這樣文學就成立了。所以英國人，日本人，中國人在同樣一叢竹林面前，會寫出三種不同的詩篇，所以五年前被罵爲河馬而不怒，必要等到在動物園裏看見了河馬纔發生感覺，因此做出報復的行爲來。再轉下去，要了解一個民族，最好研究他們的文學，中國學生到日本來，無論學什麼總得研究日本文學，纔能夠了解日本人的思想，而且將來好帶了成績回去創造東方文化。

我聽了如此淺薄，如此奇怪的議論，我不禁痛苦地疑惑起來：爲什麼中國學生會請了這樣的一個人來這里演講？而且會有這麼多的安靜的聽衆據說兩年前菊池寬曾在這里對中國學生演講過一次，而且是花了錢請來的。這一次不知道送了鶴見氏多少錢。想到這，我只有憤然地擲了我的這管禿筆。

讀書雜記（四則）

陸凡的第二部小說

德塞沙爾的詩集裏面有一首題作「陸凡的第二部小說」的詩。這陸凡便是羅曼羅蘭的劇本愛與死的角逐中的瓦勒。

陸凡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一個吉隆特黨人，吉隆特黨失敗後，黨員有的被捕受刑，有的逃亡。陸凡和三個朋友一塊兒離開了波多。在途中一個朋友往南方去了，只剩下他們三個。沒有人肯款待他們。天落着雨，道路泥滯着，饑餓和疲倦折磨着他們。他們去叩一個朋友的家門，但那朋友竟然不肯接納。他們連避雨的地方也找不着一個，便只得站在樹下淋雨。這一天是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陸凡這時候忽然下了一個決心：回到巴黎去。他知道人家正在那里懸賞緝拿他，他

知道斷頭機正在那里等候他，但是在那里也有他的洛多意斯加，想起那個女人，他就彷彿在黑暗中看見了燈光。他說：他願意讓他的頭落在斷頭機的筐子裏，只要他的嘴唇能夠在頭落之前和他的愛人接一次最後的吻。

於是他辭別了兩個朋友，動身走向那虎狼穴去。經過了許多次危險和困難以後，第二年四月六日他公然進了巴黎的城門，見着他的愛人，然後兩個人安全的逃到瑞士去。而和他同路的三個朋友卻先後地被捕受刑了。

這便是陸凡的第二部小說，這是用他自己的血和淚寫成的。他的第一部書是 *Faulbas*。關於這件事情他自己也寫了一本回憶錄。

因此歷史家米席勒在他的大革命史第六卷中便說道：「愛把陸凡救了。」

龔多塞的最後

米席勒說過：「愛救了陸凡，愛卻斷送了德木南（因為牠鼓舞，堅定了他的英勇氣概。）對於龔多塞的死，愛也有同樣的責任。」

四月六日陸凡進巴黎來看他的愛人龔多塞也在那一天離開了他的隱匿處，爲了保全他的妻子。

哲學家龔多塞當時正藏匿在盧森堡監獄旁邊一間閣樓上寫他的最後的傑作「人類精神之進步表」。他的年青的妻子蘇菲住在市外，每天要步行到巴黎來，她要維持她丈夫和家人的生活，她開了一家洗衣店，在樓上她還留着一個小房間替人畫像。生意自然不會好。她的情形是很苦的。她沒有一天不爲她的丈夫的安全擔心。有時候在晚上她偷偷跑到丈夫那里去，和他見一面，她雖然極力掩飾她的困苦的情形，但這無論如何是瞞不過龔多塞的。她愛他，他也愛她，但在這種情形下她是一天天衰弱下去了。

龔多塞知道他的妻子的巨大犧牲，他不能忍受這個。他愛她比愛生活更甚。然而在他的面前卻橫着一個更重大的工作，那歷史和科學的著述。歷史和科學是什麼？這是攻擊死的戰爭。他的書也是爲征服死而著述的，爲拯救人類而著述的。他整日整夜地忙碌着，爲了要早日完成他的工作。在四月六日他寫下了最後的兩句話：「科學要征服死。那

麼以後就不會再有人死了。」

就在這天早晨他把帽子壓着額，穿着他的工衣，一個袋裏放着毒藥，另一個袋裏放一本拉丁文的詩集，他昂然地走下樓跨了門限出去。

他想從此他便可以使他的蘇非安甯了。

兩個女人

一七九四年埃伯爾德、木南等相繼上斷頭台以後，他們的妻子也被逮捕了，囚禁在一個囚室裏面。

埃伯爾夫人是個尼姑，自小就在修道院裏度寂寞的生活，她後來愛上了埃伯爾，和那個人在一起的生活也是很不幸的。德木南夫人卻是另一種典型的女性，德賽沙爾的詩裏說她是：「小孩兒，小鳥兒，母親的心，蘆葦的身。」

有一天這兩個年青女人在囚室裏談起話來。埃伯爾夫人悲哀地說：「革命不過給了我一線的自由和不幸。愛上一個全世界都憎惡的人，這是可怕的。我記念他，別人決不

會寬恕我，我會死，也許會拿死爲我所最惋惜的放肆行爲贖罪。至於你呢，夫人，你是幸福的。你不能有什麼罪名。人家不會把你和你孩子分離開。你會活着。」

德木南夫人回答說：「那些膽小的人會殺死我，然而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女人的血會激起人民的心靈裏的憤怒。在羅馬把十大行政官推倒的，難道不就是一個女人的血嗎？讓他們殺死我罷，那暴政會跟着我倒的。」

然而幾天以後這兩個女人都在斷頭台上消滅了。

塞西爾蓮諾

詩人拉瑪丁的兩千餘頁的大著吉隆特黨人史，誠如牠的題名所暗示，是一部有偏見的書，而且牠不能夠給我們解釋自一七八九年開始的法國革命之發展的階段。但自有牠的長處，牠不是一部歷史家的著作，牠是詩人的著作，那文字的優美常常使讀者不忍釋手。

關於塞西爾蓮諾的事，米席勒的書裏面只提到一個皇黨女郎在羅伯斯比爾家中

被捕，而英國加萊爾的法國革命史和拉瑪丁的書都說得比較詳細。

蓮諾是一個紙商的女兒，一個充滿着好奇心的，二十歲的漂亮姑娘。有一天她瞞了父母偷偷去見羅伯斯比爾。羅伯斯比爾是不能讓普通人看見的。她便嚷起來，人家把她抓住加以搜查，在她的籃子裏發見兩把小刀，和一堆換洗衣服。於是他們便將她逮捕起來，把她牽連在行刺羅伯斯比爾的案件裏。

受審的時候，她天真地回答道，她想見羅伯斯比爾，不過是受了好奇心的指使，她想看看所謂 tyran 究竟像個什麼樣子，或是否能夠引起她的愛或恨。她說那換洗衣服是預備着在監獄裏用的，她知道人家會把她送到那裏去，她甚至知道她會被送上斷頭台。

她的推測果然不錯，她被判決了死刑，她的全家都陪着她上了斷頭台。在囚車裏她還向她的父母謝罪，說她不該起那種奇怪的念頭。

